

心灵漫笔

染秋

■王国梁

大自然是个技艺精湛的画师，最懂得如何运用不同技法展现春夏秋冬特有的风貌。春天，大自然画笔轻点，小心翼翼地构图着色。夏天，大自然运用的绿色最多，到处都是泼墨淋漓的绿。冬天，大自然的笔法极为俭省，把冬勾勒成一幅淡远的水墨画。而秋，是大自然花心思最多的季节，整个秋天是她用心染出来的。

秋天的色彩最丰富，没有哪个季节的色彩能像这个季节这样生动而富有层次。春天花开缤纷，夏天绿树成荫。虽然色调足够鲜明，但那些颜色给人的感觉都是简单的，不需要再进行调和。而秋天的颜色就意味深长得多了，比如绿色，包含了浅绿、深绿、墨绿等等，把时间的踪迹和生命的过程都融入颜色的深浅变化

墙角的紫茉莉

■陈 冲

忙里偷闲回老家几日，蓦然一回头，看见墙角的篱畔处，奶奶种的几株紫茉莉开得那叫一个热闹，将小院装点得分外美丽且富有情调。

令我感到诧异的是，紫茉莉不过三四棵而已，竟然就开出了花海的气势，一朵朵酒盅般的花朵恣意张扬。虽然它们已经占领了墙角，可依然嫌地盘不够，又纷纷举着粉紫色的小喇叭伸出篱笆，不管不顾地吹奏着生命交响曲，丝毫不介意没有听众。

记得一位作家说过：“紫茉莉是乡间最平凡的野花。它们整片整片丛生着，貌不惊人，在万绿中却别有一番姿色。”因为这种花有着极强生命力，不怕旱、不怕涝，只要有土的地方就能花开烂漫，花朵还带有

清新的香味，所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记得小时候，农家养花的人极少。当时村人大都称紫茉莉为地雷花——因为它的黑色种子外形酷似地雷。可如此粗犷的名字丝毫不影响紫茉莉的美，它一开花就会带给人别样的愉悦。那一次，我不知从何处觅得一颗形如地雷般的紫茉莉花籽，拿在手中尽情玩耍，却一不小心将其掉落在墙根处。等到开春，我惊喜地看到那里竟长出一大株紫茉莉来。夏日刚到，无数紫红色的小花像喇叭一样竞相绽放。微风吹来，朵朵花儿娇嫩的容颜摇曳着迷人的风姿，美得晃眼，别有一番韵味。

紫茉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，虽无人照料，却长得异常繁盛，大大的翠绿叶还有粗

栀子花开

■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

夜读南朝萧纲的《咏栀子花》：“素华偏可喜，的的半临风。疑为霜裹叶，复类雪封枝。日斜光隐见，风还影分离。”此时花瓶里恰好插着我白日来采的几枝栀子花，仿佛刚从诗里走出，带着袅袅的香气，移步到我面前，不心动都不行。我看着我瓶中的栀子花，花也看着我，我们什么也没说，也把一切都说了。与一朵花对视久了，也就变成了其中一朵。

栀子因长得像酒杯，故名。后，酒器也，传说这种酒器盛多会倾倒，酒少方能稳立，故古人用后自谦，诚已莫要自满。古人真是既智慧又儒雅。栀子又名木丹、越桃、玉荷等，单位大院种了两株，一年五月，花就疯了般开，霜裹叶、雪封枝，千朵万朵压枝低，有绿竹琼枝之境。小小花苞被绿蒂包裹，宛若支支毛笔倒竖，以天为纸，以露为墨，借了清风的吹拂惬意书写感微的赞诗。当花瓣撑开蒂膜，微露浅白，似似青玉、插绿云，甚是精巧。花儿全开放时，白瓣黄蕊，银盘贮金簪，如少女严防的心事全部袒露，天地之间尽是芳醇，拥一把都能酿二两青春的酒。

栀子分水栀子、山栀子。庭院栽种的多为水栀子，植株矮小，重瓣；山栀子有野性，高粗单瓣，实可药用。栀子开白花。鲁迅曾提到过一种红栀子：“猩红的栀子开花时，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色的梦。”这是梦中之花。腥风血雨的年代，即使她白栀子也染成了触目惊心的红。假想红栀满枝，其境当如木棉、如榴花，是英勇的火炬、星星的焰焰，给人以另一番景象。

古诗词中栀表同心，栀子即执子，开成诗经最美的誓言——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。还有“不如山栀子，却能同

之中；再比如红色，有桃红、橘红、枣红等，多得难以计数。大自然好像在卖弄她的不俗技法，把一种色彩演绎出缤纷的效果，呈现出多层次、多内涵的状态。

染秋，“染”字最能体现大自然的匠心独运。染，需要恰到好处，增一分则浓、减一分则淡，分寸很不好拿捏。染出来的秋天，让人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那么分寸得当，可谓浓妆淡抹总相宜。满眼都是浑然天成的美景，让人无法不心动。即使你经历过无数个秋天、看过无数个城市秋天的风景，眼前的秋色也会给你新鲜感——每一抹秋色都是新奇而有创意的。

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，“染”字总给人以无限温情，是个特别有人情味儿的字眼。染，需要反复进行，一遍遍把感情融入其中，就像是母亲临行密密缝的新衣，千针万线里满满都是爱。染秋，就是要在时间的染缸里把春天的雨露、夏天的阳光全部融入其中，慢慢地、精心地开始创作鸿篇巨制，最终染出一幅春华秋实的长卷。染出来的秋天缤纷斑斓、多姿多彩！

染出来的秋天是金黄色的。秋天的田野散发着诱人的清香，

也呈现出迷人的色彩。谷子成熟了，一片片金黄连绵，仿佛绵延到天尽头。玉米成熟了，青纱帐变了颜色，那种特有的黄色是丰收的色彩，让人生出无尽欢喜。高粱成熟了，火红一片，热烈奔放。美丽的秋天是一幅画，也是一首诗。

染出来的秋天是碧蓝色的。秋天的天空蓝得那么清澈、明净。高远的天空浮着几朵闲云，有飞鸟掠过，不留一丝痕迹。长久凝视碧蓝的天空，人的心会被滤得干干净净，觉得身心轻松。身无牵挂，心无挂碍，秋天就该尽情享受美好。

染出来的秋天是多彩的。你



一年好景
画
一年好景

陈春生作

乡间有清风

■特约撰稿人 王 剑

阳光炙烤着大地。干了半天的活儿，我实在是太累了。走到村头，我的腿像灌了铅似的，就在田边的泡桐树下找一大片绿荫躺下来。身上搭一件布衫，头下枕一捆青草，不一会儿，我就酣然入梦了。阳光被茂密的树叶切碎，洒下点点光斑。凉风裹着草香，轻轻掠过我的肌肤，舒服极了。

醒来已是正午。回到家，母亲正在做蒜汁捞面。柔韧的手擀面条在锅里翻滚，青菜的绿影时隐时现。把面捞出来，用井水过一遍，浇上捣好的蒜汁儿，一股清香直冲鼻子。吃上一大碗，我的背上立马沁出一层汗来。吃完，再喝一小碗温热的面汤，只觉得暑气顿消。

走出灶屋，我看见母亲正和几位邻居大婶在门口闲坐。她们坐得很随意，面前的小方桌上有儿茶碗，一盆淡黄色的绿豆茶正冒着热气。她们每人拿一把蒲扇，时而摇动，引来阵阵清风；时而轻拍几下，赶跑叮人的蚊子。母亲手里的那把蒲扇可能用久了，边缘已经出现了裂纹，但她似乎并不在意。

我牵了牛出来，向村子中间的池塘走去。这是一处用石头围成的小池塘，水有两米深，四季清澈。我到达池塘边时，看见几个村姑正在洗衣裳，一群半大小子在池中变着花样游弋。我赶紧喝停她们，让我的牛安安静静地饮水。池边生长着一小片薄荷，我掐了两片叶子，贴在自己的眼皮上，顿觉有了凉爽感。

回来了。经过三爷家门时，他热情地喊住我，说别急着走，咱们一块

儿吃西瓜。他从水桶里把浸凉的西瓜捞出来、擦干，用手在瓜皮上拍了两下，就提刀来切瓜。我一看，此瓜形圆、蒂绿、纹显，知道是好瓜，味蕾便活泛起来。三爷的刀刚碰上瓜皮，西瓜已裂为两半。我拿起一块儿西瓜一口咬下去，清凉的甘甜瞬间沁入心脾。我一边吞汁吐籽，一边想着“下咽顿除烟火气”“凉人衣襟骨有风”的诗句，心中暗自惊叹——都说西瓜是夏天的标配，看来真是这样啊！

傍晚，圆天如盖。我掂一条苇席，到村南的打麦场上纳凉。我到的时候已经有乡亲坐在那里了。他们谈论的话题很杂，或讲讲笑话、说说庄稼长势，或侃侃天南海北的新鲜事。说高兴了就开怀大笑，说生气了就骂几句。孩子们在疯跑，跑累了就找到自己的母亲依偎着睡去。夜深了，习习凉风吹过乡亲们困倦的脸，大家都打着哈欠回家去……

我非常喜欢白居易的一首诗：“何以销烦暑，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，凉生为室空……”天气闷热，我常常在屋里辗转难眠，就想起了早年在乡间消暑的时光。想着想着，窗前似乎飘过几缕清风，给我送来了遥远的清凉。

其实，人到中年已看到过无数

挚爱 亲情

家的味道

■张 家 明

“爸爸妈妈教给我的不少不多，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，足够我生活。”于我而言，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那张离乡的车票，离开家后才知乡愁。

小时候，爸爸在外地工作，教导我的重担就落在了妈妈身上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妈妈总是那么宽容、和善。上班、做饭、辅导作业，我就在妈妈的陪伴下慢慢成长起来。在我的成长之路上，她一直全力支持。

后来，爸爸回到了家乡工作。从初中到高中毕业的六年是我成长最快也最幸福的时光。爸爸的爱隐藏得很深，他很少主动拥抱我，就算为我感到自豪也只是腼腆地笑。我很难去描述这种爱，可我知道，在我想要学习英语口语但碍于昂贵的学费不好意思开口时，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；在我高考时，他特地请假从外地赶回来给我做拿手好菜。

以前，我读朱自清的《背影》时，只觉得文字很朴实、很形象，却并没有觉得多感人。直到爸妈送我到陌生的长沙上学、分别的那一瞬间——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、听

着周围陌生的口音，一股不安突然袭来——我一下子懂得了乡愁，深刻地理解了妈妈的唠叨和爸爸的付出。

曾经的我一度很嫌弃家里的饭菜，总是认为菜品没什么花样、味道没有外面的麻辣鲜香。当同学们嫌弃食堂的饭菜不好吃时，我心中总是感慨食堂的美味，又羡慕着别人家可口的饭菜。读高三后，我才觉出家的味道，那是家里独特的饭香，是妈妈总是嫌我不爱吃、那不爱吃的唠叨。记得那时早晨时间比较紧，我每天都会把妈妈给我准备的饭带到学校吃。每天早读后就是我吃早餐的时候，那时的我已饥肠辘辘，吃下的每一口饭都觉得是人间美味——原来，妈妈做的饭这么好，让家的味道深入我的骨髓。

依稀记得，高考前我曾暗暗下定决心：离开河南，去外面的世界瞧一瞧。也许是小时候很少离开家，我总是渴望远方，渴望经历过年回家春运的场景，设想着从远方归来的喜悦，梦想着远方令我向往的生活。直到真正离开家乡，我才知道，远方都是幻想，家才是港湾。

我的父亲母亲

■王艳敏

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家庭，兄妹三个，我是老大。父亲是煤矿上的电工。为了多挣钱，父亲总申请去井下工作，因为越是危险的岗位工资拿得就越高。他用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了全家五口人。母亲是一个特别勤劳的家庭主妇，很会过日子。除了照顾全家人的生活外，她总在闲暇时去找活几干，补贴家用。

我们姊妹几个就是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，生活虽不富裕却充实而快乐。

父亲爱孩子，每一个他都喜欢。他下班回来还没坐到凳子上，弟弟就跑过去要抱抱，妹妹看到了也要抱抱。我已长大了，过了撒娇的年纪，就乖巧地依偎在他的身旁。父亲这时把弟弟抱在怀里，伸出两条腿，我和妹妹心领神会，一人坐在一条腿上荡秋千。就这样逗着、闹着、笑着……屋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母亲忙着手里的活计，脸朝向我们这边，总是笑着说父亲是“孩子王”。

我们生活在郊区，土地不多，家里只有一块儿庄稼地和一块儿菜园地，秋种夏收、夏种秋收，一年两季农作物。因为地块儿小，收割

机进不来，两季全靠父亲母亲的双手收和种。

记忆中，母亲很能隐忍，具有中国传统妇女吃苦耐劳的精神。无论多忙多累，她从来不曾抱怨，从来没有强调过劳动的辛苦。后来，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战我都能坦然面对，这应该得益于母亲的言传身教。

母亲为人极为和善，和左邻右舍的关系十分融洽。她心地善良，遇事先为别人着想，总是夸身边的亲戚、邻居好。母亲没有文化，但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“人敬咱一尺，咱敬人一丈。做人要懂感恩”。并不是因为他们发富近且常常有之，我们家却没有和邻居拌过一次嘴、吵过一次架。

母亲得病之后，全村人都来看望她，陪着她聊天。一年半后，2014年，66岁的母亲还是走了，走得很安详。母亲虽然去世了，但她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。梦里，我总会见到母亲。好在，我们还有勤劳可亲的父亲。这不，周末，父亲打电话让我们早点儿回家，说是他种的玉米可以煮着吃了……

别样 情怀

子夜听雨

■仲 信

蓄谋已久的雨终于下来了，且是如此泼辣、如此狂暴。

子夜时分，这匆匆而来的“暴君”扰得世间万物不得安宁。窗外的车辆、树木、窗户都发出嘈杂的声音，如同一支拙劣的、未经专业训练的乐队，众多角色争抢着表达各自的狂热或惊悚。

我独坐在阳台上，看对面的楼上有四五户人家亮着灯。那里面的人，或许是为了生活正忙碌着，或许是我一样正凝神聆听窗外的雷声、仰望天空的闪电。

入夏以来，持续高温。闪电雷暴在魔法世界里酝酿本色、蓄存力量，终于无法承受欲念的膨胀，在这个寂寥的子夜要炫耀一下自己的威力了。

雨在继续倾泻，夜仍保持沉默。

今晚的闪电没有刺目的撕裂感，而像被包裹在厚厚的幕布之后瞬间把夜空照白，迅即又恢复阴森森的面目。雷声像躲在对面整栋楼的背面，时而隐隐敲击窗棂，时而如万马奔腾向远方狂奔。最响亮的如同儿时看戏钻到戏台一侧乐队的下面，“唧唧呀呀”间猛然击打几声，吓得人心生恐惧。

其实，人到中年已看到过无数